

## 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

新华社哈尔滨7月17日电 7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黑龙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坚持党员干

部带好头、面向全民抓落实，抓好结合融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

调研期间，刘奇葆到哈尔滨、黑河、绥化、深入宣传文化单位、企业、社区、农村，调研了基层文化建设、文化改革发展、文

明城市创建、对外宣传等工作情况。

刘奇葆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现实要求。要重点抓好党委中心组学习，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对象化、互动式的宣传教育，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全党全社会的统一意志，用以指导

工作实践、推动事业发展。刘奇葆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党员干部带好头、面向全民抓落实，全面系统、分层面、有重点地开展宣传教育，努力在全社会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家喻户晓、众人皆知。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和文化样式，传播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有内涵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开展有庄重感的典礼，使核心价值观融化在人们的心灵里、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中。

刘奇葆指出，要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健全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要大力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协调机制，统筹设施建设，完善指标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要抓好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坚持国家站位，树立全球视野，高度重视外宣议题的设置和话题的提出，发挥边境口岸的重要作用，加强中俄文化交流互鉴，提升对外宣传内容的质量，讲好龙江故事、中国故事。

## 翰墨薪传 师资为先

本报讯 7月16日，由中国书协组织实施的“翰墨薪传工程”中小学书法师资首批培训在全国12个省区市同时开学，此举将使1000名中小学书法老师就近接受书法专业教学培训。同日，北京的“翰墨薪传工程”中小学书法师资培训开学典礼在丰台培训基地举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宏、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出席仪式并讲话，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陈洪武主持仪式。

中国书协组织实施的“翰墨薪传工程”是一项公益性活动，2014年的启动经费由张海捐资200万元。首批培训选择北京、内蒙古、吉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先行试点，在首府城市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培训以《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精神为指导，注重书法基本知识与技能，突出书法文化和审美知识。中国书协“翰墨薪传工程”专家

团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书法家组成，负责培训的指导与评估，制定与修正培训方案和课程。各省区市参照中国书协组建地方书协的“翰墨薪传工程”专家团，负责本地的具体培训工作。学员由各省区市教委负责选派本地中小学从事书法教学工作的一线专职或兼职教师集中面授，优先考虑培训边远、贫困地区的中小学书法教师。

据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15年中国书协拟与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服务中心合作，申请中国文学艺术基金。通过组织书法家募捐作品等志愿形式扩大基金数额，专项用于此项公益活动。用3至5年的时间在全国逐步推广完善培训计划，形成覆盖全国的书法教师专业培训网络体系，切实推动书法基础教育，提高中小学书法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

(艺文)



第25届香港书展于7月16日至22日举行，云集了来自31个国家的570多家参展商。图为书展上的小读者们。

新华社发

## 文艺报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2014年7月21日 星期一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746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80

## 当代诗歌：让梦想照进现实

□本报记者 行超

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诗歌被视为语言的精华，是形式、韵律与词语的艺术表现。诗歌是诗人在想象与情感层面对现实匮乏时的精神补偿，因此，我们常说，诗歌是梦想的产物。然而，正如希尼所说：“从未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诗歌的“无用之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界密切关注、常谈常新的话题。7月16日至17日，在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的两场诗歌论坛中，不少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就诗歌所承载的人类梦想与当下诗歌所面临的现实，以及如何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对现实的关怀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诗歌是来自梦与自由的想象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漫长的时光中，新诗经历了语言形式、审美风格等方面方面的变革，然而在这一系列的革新背后，总有一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

吴思敬认为，新诗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由”。他认为，诗人应该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要有“放胆文章拼命写”的勇气和自信，勇敢地写下别人心中所想但笔下所无的篇章。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使再富有，诗也不会显得多余；即使再贫穷，诗也不能被缺少。”其次，面对商品化大潮，当代诗人还要甘于寂寞，做这个民族中“关心天空的人”，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融合在一起，获得终极意义上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

作为一位从事诗歌研究数十年的理论批评家，谢冕认为，诗人是“世上最美的事业”。他在发言中提到，诗歌是幻想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诗人都是说梦的“痴人”。诗歌给人们提供的是梦境，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滋养，因此，诗歌具有“求虚”的特性，但这种特性“并不造成诗歌的贫乏，反之，较之所有的事物，诗歌不仅不贫穷，反而最富有；不仅不短暂，反而最长久”。

张同吾认为，诗歌之美来源于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相和谐的状态，“诗歌是让语言表现情绪，让情绪熔铸语言。同时，像音乐和建筑一样，诗是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艺术，创作诗的过程就是从主观出发去发现真善美和表现真善美的过程”。因此，“真正的诗人应该是自然之子，应该是自由之神，应该是天堂之鸟，应该是爱情之魂”。他还强调，在经济发展、生存环境受到挤压的背景下，惟有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提升人的美学境界，

才能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开拓出一片净土。

## 诗人应该有使命感与担当意识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滚滚而来的现代化大潮，诗歌内容和诗人内部都出现了严重的分化，随着商品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诗人似乎成了当代社会中格格不入而又寂寞的人群。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刻，诗人的存在更显得尤为重要。

罗振亚认为，商品经济在对诗歌产生冲击的同时，也为净化诗人队伍提供了机会。他认为，新世纪诗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的对话意识逐渐细化。新世纪以来，诗人有意识地走“及物”路线，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开，诗中常充满浓郁的人间烟火之气。这种写作方式向人们打开了存在的遮蔽，具有真切感和包容性，充分表明当代诗人正在承担起应有的精神担当，诗歌的写作伦理正在一步步复苏。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的繁荣，在对当代诗人构成“古典的压力”的同时，也为中国诗人带来了信心。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来源于其背后的诗人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

郑欣淼认为，中国历史上，诗歌与时政及世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诗人关注社会的品质以及古典诗歌中“言志”与“载道”的传统，是留给今人可贵的遗产。现代社会依旧需要诗词的鼓舞，需要诗词的滋养，需要诗人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主、自由、和谐、平等、友善等正能量传递出来。

张同吾认为，古典诗词给我们的启迪在于其自然天成的状态，中国新诗在上世纪初创时尚未受到过多污染，诗人的作品中流淌着自由的灵魂。现代诗应该表达以爱国主义、思乡情结、忧患意识为主的人文关怀，以自由灵动的书写表达时代精神和生存状态。他还表示，目前存在的一些诗歌拘囿于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或是变成了没有美学意义的意象组合和毫无节制的口语化文字，破坏了诗歌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诗歌而不是分行的文字，诗歌应该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生命摇篮。

## 当代诗歌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

在社会逐渐走向碎片化、物质化的今天，诗歌与诗

人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保持诗歌艺术的基础上表达诗人对现实的关怀。

谢冕表示，将现实完全装进诗歌是不可能的，但是诗歌必须与当下生活保持紧密联系。他说：“我曾经断言，所有的诗歌都是‘当代诗’，所有的诗人都是‘当代诗人’。一位诗人生活在当代，而声称他只属于‘未来’写作是可疑的。从这个前提来看，屈原的《离骚》是楚国的当代诗，李白的《将进酒》是唐代的当代诗，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更是唐代的当代诗，因为它们保留了诗人所处时代的真实声音，所以它们不朽。”他还谈到，当今时代需要诗歌在碎片化的现实面前整合和凝聚时代精神，需要诗歌在精神方面给我们带来提升。

吴思敬认为，诗人不能漠视现实，能够仰望天空的诗人，必然也会俯视大地，重视日常经验的写作。他主张把诗歌从飘浮的空中拉回来，在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诗人要以宏阔的、远大的整体视点观察现实的生存环境，要在灵与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中，揭示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让日常经验发出诗的光泽，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氤氲的诗意”。诗人不仅要忠实地抒写自己真实的心灵，还要透过自己所创造的立足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世界，展开自觉的人性探求，坚持诗人的独立品格，召唤自由的心灵，昭示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

在李少君看来，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就是生态环境问题，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当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更牵涉到我们的子孙后代。他认为，在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是艺术的主流，但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所谓“道法自然”，大自然和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具有核心价值，自然山水是诗人灵感的来源，亲近自然也是一种精神的释放。

城市化进程对当代现实构成了新的挑战，霍俊明认为，这种挑战更多地体现为新时代与没落的乡土情怀之间的冲突。“写作者更多是从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角度进入农村、进入城市。单纯的、绝缘的乡村写作似乎已经消失”。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使当今这个时代逐渐变得在物理上和精神上都失去了远方。他认为，诗人追求的应该是希尼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 文学创作风格都去哪儿了

□李冰

数量的作家和作品缺乏自己的独创性和鲜明风格，平庸化、雷同化、浅表化似乎成为顽症，自然更见不到新的有影响的流派。

何以至此？原因很多。

其一，文学经验的同质化。文学经验是文学风格独创性、稳定性的来源，它与作家的生活经验有关，是作家对生活经验的审美转化。与丰富的当代社会生活相比，现在不少作品在创作题材、审美趣味、主题内涵上存在类型雷同、思路雷同的状况。譬如，目前有些“底层文学”，不仅基调相似，连人物、叙事、结局也相似。这里面的问题，恐怕与作者生活经验不足，仅凭闭门造车的虚构有关。文学经验要建立在个人生活经验基础上，也要建立在社会经验的基础上。两者有机结合才会具有“经验的厚度”，形成文学风格的基底。文学经验的同质化、狭窄化，直接阻碍着创作风格的形成。

其二，文化修养的贫弱。文学风格是作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反映。曹丕、陆机、司空图等国古代的文论家都特别强调风格的主观性，肯定作家个性、气质、才思在风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作家在风格化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将传统文学和各家之长充分内化后生成的再创造能力，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养料有效吸收并融会贯通。遗憾的是，当下文坛跟风写作的习气比较严重。家族小说、官场小说、职场小说、后宫小说等都有一哄而上的趋势，内容意旨大同小异。有些作者不是从自我的知识修养、审美趣味与独到体验出发，而是看什么路数作品走红写什么，急于随风起势，缺少定力。

其三，文体意识的匮乏。文学风格是作家审美构型意识的体现，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往往都是优秀的文体家，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文体感”。如梁辛评论莎士比亚时说，“他的作品的最小优点也都打着印记，这印记会立即向全世界呼喊：‘我是莎士比亚的’”。同样，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都有着令人过目不忘的文体风格。考察目前的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一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自动降低修辞的高度和难度，没有能在通俗化与经典性之间找到语言的平衡；一些散文的创作片面追求“原生态”，造成对审美性和思想性的遮蔽；小说创作中，一

些作品的语言干涩，词汇贫乏，缺少文学语言的丰富魅力，更缺少“炼字炼句”的自觉意识。没有了文体自觉，文学作品自然就失去了审美的独特性，变成布封所批评的那种仅仅由“知识、事实与发现”组成的缺乏灵魂与温度的无风格作品。

其四，商业化、娱乐化的诱惑。随着市场经济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如果片面地商业化、娱乐化，就有被市场裹挟“绑架”的危险，长此以往将从根本上侵蚀和动摇文学在审美创造、精神探索和话语表述方面的追求，造成“独异之个人”的消失。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些作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关注度，一味迎合市场和读者眼球。如何面对利益的诱惑而坚持文学的理想，成了作家追求文学风格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 作家要自觉在社会实践和艺术探索中形成独特风格

我们指出这些问题，不是给热气腾腾的文学创作泼冷水，更不是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找到病症是为了疗伤，旨在呼唤风格百花齐放的文学繁荣。

文学风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形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通过作家不断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并非所有作家最终都能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但每个作家都应有对风格的追求。文学风格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作家的创作个性，是作家个人气质、人格精神、审美情趣、艺术才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创作个性极大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活动，影响着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感受、认识和表现，影响着作家去构建独特的文学艺术世界。我们知道，出于不同的创作个性，作家们在描绘相同对象时，笔下也各有千秋。朱自清和俞平伯同舟共游秦淮河，皆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抒发感怀，却成就了大异旨趣的两个名篇，正如当时的一位理论家李素白所概括：“如用作者自己的话来仿佛，则俞先生的是‘朦胧中似乎孕育着一个如花的笑’，而朱先生的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文学风格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品质，是指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作品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标志。文学风格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作家的“徽记”、“指纹”。文学大师们有很多关于文学风格的至理名言。福楼拜说，“风格就是生命”；歌德说，“风格，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而果说，“未来仅仅属于拥有风格的人”；老舍说，“风格是各种花的特色的光彩与香味”，如此等等。

文学风格的千姿百态，是文学繁荣的重要特征。综观漫长的中外文学史，传世的经典作品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唐朝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两千多名诗人的四万多首诗，风格各异，争奇斗艳。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中就有关于文学风格的专门论述。钟嵘的《诗品》点评了汉至梁122位诗人的创作特色及其高下。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还将诗的风格细分为24种。我国古典文学史上，李白的放旷不拘、思接天地显然与杜甫的苍凉沉郁、济世忧民不同，而文坛上诸如“元轻白俗，郊寒岛瘦”、“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之说更是流传至今。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直面冷峻现实，笔调犀利辛辣，论述剔肌析骨，语言深刻练达，可谓风格独特。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赵树理、沈从文等也都各擅其美。一些作家还因群体风格较为相近形成了创作流派，如大家熟知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

## 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缺乏独创性和鲜明风格

今天我们谈论文学风格问题，不是为着纯理论的探讨，而是为着研究创作的现实问题。这些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状况总体上是令人欣喜的，不仅创作数量有很大增长，创作质量也不断提升，直令从事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学者目不暇接，也使众多读者眼花缭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还不能让人满意。特别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有相当

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作家们应该站在时代高度，为这个时代放歌。若缺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胸怀，就难以进入“笔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境界。缺乏对时代的敏锐感受力，仅满足于书写个人的琐屑情感与欲望，放弃历史意识，以拒绝深刻和削平深度为主臬，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

作家的风格不仅有形成的过程，也有发展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刘勰认为屈原的创作经历了朗丽以哀志的《离骚》、绮靡以伤怀的《九歌》、瑰诡而慧巧的《天问》，以及糅艳而深华的《招魂》等不同风格阶段，但是始终体现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总体风格。鲁迅小说的整体风格是洗练、深沉、冷峻、幽默，然而他的作品又各具丰采，悦愤鸣的《狂人日记》不同于深情思索的《故乡》，幽默中含着悲痛的《阿Q正传》不同于藏讥讽于描绘之中的《肥皂》。不少优秀作家拥有“两副笔墨”抑或更多，养成了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和通达的表现境界。

孙犁说，“风格任何时候都不能是单纯形式问题，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作家人格境界的高低最终会反映在文学创作视界上。没有作家人格力量的支撑，风格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简单的辞藻之美只是一张华丽的外衣，文学风格闪耀的辉煌主要来自作家和作品的精神风骨。我们的作家应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学理想，不断锤炼自己的思想品质和人格情怀，不断积淀和提升自己的精神内涵，这是文学风格最坚实的内核。

文学风格问题，是当前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需要大声疾呼引起注意的重要问题。惟有实现更多作家文学风格的成熟，中国文学才能最终呈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珍惜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和实力，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本文原载2014年7月18日《人民日报》)